

女性主义视角下《夜莺与玫瑰》汉德译本对比——以林徽因译本与 Stark 译本为例

蔡钰

青岛大学外语学院, 山东青岛, 266071;

摘要: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女性主义兴起以来, 女性话语研究受到关注, 女性译者的创造性亦备受重视。本文以女性主义翻译视角, 对奥斯卡·王尔德的《夜莺与玫瑰》及其林徽因的汉译本和 Nadine Stark 的德译本进行对比研究, 分析德汉译本与原文的差异, 探讨不同国家女性译者的翻译策略和效果, 指出译者风格与源语言和译入语差异共同影响其创造性发挥。

关键词: 女性主义翻译; 《夜莺与玫瑰》; 翻译策略

DOI: 10.69979/3041-0673.24.11.032

引言

语言不仅是交流工具, 更在文化与权力构建中扮演重要角色。海德格尔曾指出: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 强调了语言在社会结构中的深远影响。20 世纪 60 年代女性主义的兴起促使学者重新审视语言与性别的关系, 尤其是对女性话语的批判。在翻译领域, 女性主义视角提供了挑战传统翻译规范的框架, 强调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 更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再造^[2]。

本文以女性主义翻译视角, 对奥斯卡·王尔德的《夜莺与玫瑰》在林徽因的汉译本和 Nadine Stark 的德译本中的差异进行对比分析, 探讨两位女性译者在语言风格、修辞手法和翻译策略上的不同, 以及这些差异背后的文化、语言和性别因素。通过这一分析, 揭示了女性译者在翻译中的创造性与主体性。

1 《夜莺与玫瑰》的译介

1.1 《夜莺与玫瑰》内容概要

《夜莺与玫瑰》是奥斯卡·王尔德的经典童话作品, 是作者唯美主义极致发挥的典范。故事讲述了一位青年男学生为求一支红玫瑰向女郎求爱, 却因无法得到玫瑰而绝望。夜莺为爱牺牲自己, 用鲜血灌溉玫瑰, 最终换来一朵红玫瑰。然而, 女郎已答应富家子弟的邀舞, 对其不屑一顾。失落的青年丢弃了玫瑰, 将心思转向学术。童话表达了对爱情的赞美与对拜金主义的批判。

1.2 女性主义视角下《夜莺与玫瑰》的翻译研究

1923 年, 19 岁的林徽因成为国内首位翻译《夜莺与玫瑰》的女性译者, 其译本将 “rose” 译为 “玫瑰”。1944 年, 巴金翻译了该作品。将 “rose” 译成 “蔷薇”。

此外还有谈瀛洲、安然等二十多个不同的译本, 都采用林徽因的译法。

在翻译研究中, 吴娟和王超从女性主义视角分析林徽因和巴金译本的译者主体性^[2], 董晓华和白玉婷则基于性别差异研究林徽因和谈瀛洲译本的翻译实践^[1]。这些研究集中于女性主义翻译策略和译者主体性, 主要比较林徽因译本与男性译本, 但对《夜莺与玫瑰》国外女性译者的译作鲜有涉及。

本文将从女性主义翻译观出发, 对林徽因译本与德国译者 Nadine Stark 的德译本进行语言风格、修辞和翻译策略的对比分析。必要时, 将对德译本进行直译, 以便更清晰地比较德译文与原文及汉译文的异同。

2 女性主义视角下《夜莺与玫瑰》林译本与 Stark 译本对比

通过比对原作与德汉译本可以发现, 林译本与原作在语言风格、修辞和翻译策略上有较大差异, 充分地体现出翻译的不可逆性。而 Nadine Stark 的译本则与原文更具相似性。具体细节如下:

2.1 林译本与 Stark 译本语言风格对比

作为唯美主义风格的代言人, 王尔德语言风格雅致唯美。《夜莺与玫瑰》更是运用了大量修辞, 辞藻华丽。而林徽因作为新月派后期的诗人、文学家, 语言风格具有典雅精致、委婉倾力的 “贵族气质”。因此林译本的语言呈现出与原文相似甚至更胜原文的华美生动。

例 1

原文: ...All that I ask of you in return is that you will be a true lover, for Love is wiser

than Philosophy, though she is wise, and mightier than Power, though he is mighty. Flame-coloured are his wings, and coloured like flame is his body. His lips are sweet as honey, and his breath is like frankincense.

林译: 我向你所求的报酬, 仅是要你做一个真挚的情人, 因为哲理虽智, 爱比她更慧, 权力虽雄, 爱比她更伟。焰光的色彩是爱的双翅, 烈火的颜色是爱的躯干。她有如蜜的口唇, 若兰的吐气。

Stark 译: Alles, worum ich dich dafür bitte, ist ein wahrer Liebender zu bleiben, denn Liebe ist weiser als Philosophie, obgleich diese Weise ist, und mächtiger als die Macht, obgleich diese mächtig ist. Flammenfarben sind ihre Flügel und gefärbt wie eine Flamme ist ihr Körper. Ihre Lippen sind süß wie Honig und ihr Atem ist wie Weihrauch.

例 2

原文: It is pleasant to sit in the green wood, and to watch the Sun in his chariot of gold, and the Moon in her chariot of pearl.

林译: 坐在青郁的森林里, 看太阳在黄金车里, 月亮在白珠辇内驰骋, 真是一桩乐事。

Stark 译: Es tut so gut, in grünen Wäldern zu sitzen, die Sonnengondel zu schauen und den Mond in seiner Perlengondel.

例 1 中使用了比喻、拟人以及排比的修辞手法, 且多次重复相同或相似的用词, 造成语言气势的递进。林徽因的“哲理虽智, 爱比她更慧, 权力虽雄, 爱比她更伟”; “焰光的色彩” “烈火的颜色” 巧妙形成了对仗, 避免了原文“wise” “wiser”、“mighty” “mightier”、“Flame-coloured”和“coloured like flame”在翻译时造成过多重复。例 2 中的“green”译为“青郁”, 出了原本的“绿”之外, 更加增添了“茂密”的含义。“黄金车”“白珠辇”则再度形成对仗, 且使得同一词汇所描述的内容更加丰富, 画面更加华美。

在语言风格上, 德文译文的用词和语句形式的风格则更加贴近原文, 差异较小。

2.2 林译本与 Stark 译本修辞翻译对比

奥斯卡·王尔德的《夜莺与玫瑰》呈现出极强的唯美主义风格, 突出表现为比喻、排比、递进、夸张等修辞手法的大量使用。

例 3

原文: She will dance so lightly that her feet will not touch the floor.

林译: 她舞得那么翩翩, 莲步都不着地。

Stark 译: Sie wird so leicht dahinschweben, dass ihre Füße den Boden nicht berühren.

例 1 中, 作者使用夸张的修辞手法, 表现女郎的舞步轻盈。通过对比分析, 不难发现林徽因和 Stark 对于这一手法有着不同的翻译处理方式。林徽因将 slightly 翻译为“翩翩”, 并采用了汉语中的“莲步”这一比喻的修辞手法, 生动形象而极致地表现女郎舞步轻柔的美感, 极具阴柔的特点。而德语译者则巧妙地通过舍弃原本的“dance(跳舞)”一词而改用动词“dahinschweben(飘浮)”来表现这一画面, 并通过前后文的描述, 点明本句中“飘浮”指的是翩翩舞姿。

例 4

原文: So the Nightingale sang to the Oak-tree, and her voice was like water bubbling from a silver jar.

林译: 于是夜莺为橡树歌唱, 她恋别的音调就像在银瓶里涌溢的水浪一般的清越。

Stark 译: Also sang die Nachtigall zur Eiche und ihre Stimme sprudelte wie Wasser aus einer Silberquelle.

例 4 两种译文在喻体处理上均有所调整。林徽因将“声音”译为“音调”, 增强音乐感, 同时用“涌溢”代替“沸腾”, 避免引发躁动的联想, 增添动感与画面感; 并通过“恋别”一词强化情感表现, 使画面更加凄美动人。Stark 译文将“water bubbling from a silver jar”改为“清泉喷涌而出”, 引入“Silberquelle(清泉)”这一诗意表达增强语句的美感与诗性。

例 5

原文: Crimson was the girdle of petals, and crimson as a ruby was the heart.

林译: 花的外瓣红同烈火, 花的内心赤如绛玉。

Stark 译: Blutrot war der Ring der Blütenblätter und blutrot wie ein Rubin war das Herz.

例 5 中, 林译文完全舍弃了原文中的“girdle”(腰带)这一喻体, 而是在原文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改写创造: “外瓣红同烈火, 内心赤如绛玉”句式对仗工整, 韵律优美。Stark 译文则在选词、句式等方面更加忠于原文。

2.3 林译本与 Stark 译本的翻译策略

通过阅读不难发现, 林徽因汉译本和 Stark 的德译

本都存在对原文不同程度的改写，举例如句式的改变，动词、形容词的增减和语气词的运用等等。

例6

原文: "Why, indeed?" said a Butterfly, who was fluttering about after a sunbeam.

林译: 蝴蝶正追着阳光飞舞, 他亦问说, “唉, 怎么?”

Stark 译: »Warum nur?«, sagte der Schmetterling, der einem Sonnenstrahl hinterher flatterte.

林徽因将定语从句拆解为独立主句, 简化句式以提高阅读流畅性。同时, 她在问句中增添了感叹语气词“唉”, 增强说话者的关切感, 体现出柔婉细腻的女性情感[4]。相比之下, Stark 保留了原文句式, 未作改动。这与德语和英语同属日耳曼语言、句法结构相似有关, 避免了英汉转换中常见的定语从句调整问题。此外, Stark 通过小词“nur”传递了问句中“indeed”的语气, 既符合德语表达习惯, 又保留了疑问语气。

例7

原文: So he returned to his room and pulled out a great dusty book, and began to read.

林译: 于是他回到房中取出一本笨重的, 满堆着尘土的大书埋头细读起来。

Stark 译: Also kehrte in sein Zimmer zurück, zog ein verstaubtes dickes Buch hervor und begann zu lesen.

林徽因对于例7的翻译策略在于给“read”(读)添加修饰成分, 译为“埋头细读”, 更为生动形象地表现了青年在求爱失败、大失所望后转头专心学术的决绝与专注, 让译文具有了更加细腻的情绪。而 Stark 的德译文完全遵照原文翻译, 意思并未有变化。类似的策略还有如下:

例8

原文: "Tell it to me," said the Nightingale, "I am not afraid."

林译: “告诉我吧,” 夜莺勇敢地说, “我不怕。”

Stark 译: »Sag ihn mir,« sagte die Nachtigall, »ich fürchte mich nicht.«

例8中, 林徽因为夜莺增添了“勇敢”这一修饰词, 将夜莺的态度表现得更加决绝坚定, 角色形象也更加鲜明; 另外语气词“吧”, 表达出一种柔和而关切的语气, 突显女性化的细腻情感。而 Stark 的翻译基本保持了原

文的结构, 译文呈现出较为平实和中性的情感。

3 结语

从以上翻译策略的对比中可以看出, Stark 德译文对原文的词汇和句式改动较小, 而林徽因的汉译本则在改写和调整上更加明显。这一差异与英语与德语、英语与汉语的语言相似性差异密切相关。德语在构词、句式和语法结构上与英语有较高的相似性, 因此在德译过程中无需过多的改动。因此, Stark 的翻译策略更趋向于保留原文的结构和内容, 保持了较高的忠实度, 更呈现中性气质。相较之下, 汉语与英语在语言结构和表达习惯上的较大差异为译者提供了更大的改写空间, 也使得林在翻译中更能够发挥女性译者的创造性, 通过添加情感词汇、调整句式、增删修辞和意象, 使译文符合汉语表达习惯, 且充满柔婉、细腻的女性气质。尽管如此, Stark 的翻译依然展现了她作为女性译者的独特视角和语言风格, 尤其在情感传达上, 她通过微妙的词汇选择传达出一定的柔性和细腻感。

通过本研究, 我们可以看到女性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所表现出的独特性, 这种独特性既来自于她们对原文的个性化解读, 也与其性别、文化背景及所处的翻译传统紧密相关。在全球化与跨文化交流日益加深的今天, 理解和尊重翻译中的性别差异, 关注女性译者的独特贡献, 不仅能够深化我们对翻译实践的认识, 也为推动翻译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示。

参考文献

- [1] 董晓华, 白玉婷. 性别差异与翻译实践——以《夜莺与玫瑰》两译本为例[J]. 英语广场: 学术研究, 2016 (8): 12-13.
 - [2] 吴娟, 王超. 从女性主义翻译视角分析译者主体性——以《夜莺与玫瑰》两个中译本为例[J]. 名作欣赏, 2023, (18): 94-96.
 - [3] 谢天振. 西方翻译理论[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8: 385-388.
 - [4] 谢元春. 论我国女性修辞建构的“阴柔之美”[J]. 平顶山学院报, 2013, 28 (06): 120-125.
 - [5] 张婷. 论林徽因作品的语言风格[J]. 渝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1, (01): 58-60.
- 作者简介: 綦钰 (2000-), 女, 汉族, 山东平度人, 硕士研究生在读, 单位: 青岛大学外语学院, 研究方向: 德语笔译。